

姬发你最好了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998967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998967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King Wu of Zhou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
Character:	姬发/殷郊 - Character , 姬发 , 殷郊
Additional Tags:	发郊 - Freeform , 姬屋藏郊 - Freeform , ABO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10 Words: 7,364 Chapters: 1/1

姬发你最好了

by [Asto_oriaaa](#)

Summary

什么？你说好兄弟是不会一起睡觉的？也不会接吻吗？你胡说！姬发明明和我说好兄弟就是这样的！

Notes

其实博主只是想吃BA发郊，随手写一篇三千字的短打不知道为什么写了这么多.....因为本来只是想自己爽一下如果雷到大家很抱歉^^也请不要管逻辑了因为真的只是想自己爽一下！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more [notes](#)

“姬发，你最好了。”殷郊总是这般说，说完便用脸蹭蹭姬发的肩膀，姬发微微转头，他看见自己的长发落在殷郊脸上，殷郊也并不躲闪，只是说，哦，你换洗发水了，真好闻。

殷郊的嗅觉很灵敏。以前上学时，姬发一到教室，殷郊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：你是不是给我带蛋挞了呀？姬发一愣，说是的，他把蛋挞拿出来，殷郊一边吃一边呜咽，说姬发你最好了。姬发不知怎的联想到他喂路边的流浪猫，小猫也是这样一边吃一边喉咙发出呼噜呼噜的声音。

所以殷郊的信息素感知度也很高。他总是能闻到，隔着好几百米也能闻到，姜文焕和崇应彪正在狂抄鄂顺作业的时候殷郊眉头一皱，神色一紧，说你们快别抄了，班主任在楼下了。崇应彪冷笑一声，说你怎么知道的，你以为我是这么好骗.....啊！老师！我不是，喂姜文焕你别装了！你也有份好吗！

姜文焕和崇应彪灰头土脸地从办公室里出来，殷郊还在吃蛋挞。姜文焕向殷郊虚心求教，

殷郊把最后一口蛋挞咽下去，说就是闻到了班主任的信息素，青苹果味的。

这是学不来的，姜文焕悻悻。他们都见过殷郊的素质分析报告，一连串的S，起先工作人员还以为是检测机器出问题了，又测了一遍，还是一连串的S。工作人员通知殷先生和姜女士到学校里来，殷先生总是板着张脸，看到报告后很难得的对殷郊笑了笑。总是面含笑意的姜女士看起来很是忧愁，她问其他人的信息素会不会对殷郊造成很大的干扰？

殷郊同学的信息素感知度很高，但他的信息素控制力也很强。工作人员说，平时避开人多的地方，信息素太混杂他闻起来会很难受，还有就是……

还有就是易感期。

殷郊非易感期时不会因为Alpha或者Omega的信息素作出过激反应是因为他一直在压抑自我的信息素反应，到了易感期就压不下去了。普通Alpha打一两针抑制剂便好了，但殷郊这样做就相当于长期以来一直在给自己打抑制剂，对抑制剂已经有了耐药性，易感期只能靠自己熬过去。

暴躁、霸道、野蛮……一切属于Alpha的劣性原始本能都会在易感期时毫无保留地显现。去占有，去支配，去破坏，Alpha的本性就是索求和侵略。

“哎，姬发，能不能给我切个桃子？”殷郊说，他又把姬发搭在沙发边的外套盖在自己身上，慢悠悠地打开了电视，安然自得地开始看小马宝莉，户主姓名都要从姬发改成殷郊才对得起殷郊的这般自在。

仅仅是索求一个桃子，侵略一个电视的话，姬发哑然失笑，那他是没见过比殷郊更加友好的Alpha了。他认命般的起身，洗了桃子，殷郊又从客厅跟着他来到厨房，贴着他耳边说：“要削皮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姬发脾气向来很好，至少对殷郊是这样的，“你回去坐着。”

殷郊是在两个小时前来到姬发家里的。他没有敲门，自己输了密码，一开门发现姬发抱着手站在门口盯他。殷郊看到姬发的那一瞬便松懈下来，嘟嘟囔囔说他一路上过来快被信息素熏晕了，实在难闻，又问姬发你楼下是不是换了一个住户，他上次来还是烤肉味的，这次来就变成西瓜味了。

姬发说不知道，你进来吧，不要站在门口说话了。殷郊说哦哦，姬发家里有他的专属拖鞋，他转身去拿，姬发却先他一步把拖鞋拿出来了，又把他按在玄关前的椅子上，俯身帮他把拖鞋穿上了。殷郊有点不好意思：“姬发，我没有给你带礼物。”

“什么礼物？”姬发茫然。

“你看起来很期待，就像马上要拆礼物一样。”殷郊解释说，“可是我今天没有带，下次我给你带，好吗？”

姬发没有说好，也没有说不好，他只是看着殷郊，随即慢慢地笑起来。他说不用，礼物他已经收到了。

已经收到了？那又是谁送的？殷郊疑惑，但他打算待会再问。他坐着，姬发半跪着，姬发仰头看着他。他不合时宜地想到昨晚看的动物世界，鹰在长空，俯冲着叼起地面的兔子，现在他在上姬发在下，姬发有点像那只兔子。但豹子也会轻巧地从地面一跃而至树枝上，一口咬断栖息的隼的咽喉。

殷郊咽了咽口水，觉得莫名干渴起来，一股热源先从腺体而起，渐渐蔓延到全身。Alpha的劣根性就在此，骨子里便流淌着捕猎者的血液，一想到捕猎，便情不自禁地兴奋起来。

他连忙起来，向客厅走去。姬发总在他易感期时无微不至地照顾他，是他最要好的朋友，他却把朋友和猎物联想起来，实在是失兄弟情义。

之后就是这样了。他洗了澡，姬发也洗了澡，他们一起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他又使唤姬发去切桃子。姬发换了洗发水，这对于嗅觉灵敏的殷郊来说并不难分辨。他喜欢姬发身上的味道，一点点变化他都可以立即察觉，姬发和其他人都不一样。其他人身上的味道是不会变的，永远是草莓味、薄荷味，或者是别的什么，殷郊闻久了便觉得厌烦。

但姬发是Beta。他没有腺体，没有信息素，姬发没有任何味道，也意味着他可以拥有任何味道。殷郊很喜欢凑在姬发身上闻，姬发也经常换香水、洗衣液、沐浴露，诸如此类更改气味的产品，这已经成了他和姬发的某种游戏。姬发换了香水，无声地抛出一个问题，殷郊积极抢答，你换香水了吗，姬发说是的，游戏便这样完成了。

他待在姬发身边总是觉得很舒服。其他人身上的气味都带着某种目的，Omega是诱导，Alpha是侵略，殷郊要分神用自己的信息素去对抗、压制这些气味，但姬发的不用。姬发就只是闻起来很香，他也什么都不用做，就只要待在姬发身边就好。

所以平常他就喜欢黏着姬发，易感期时也会待在姬发家里。姬发装修这套房子时，用了可以阻隔信息素的材料。殷郊的感知度太高，寻常的信息素屏蔽贴也不能完全遮住他对他人信息素的感知，但是这种材料可以。他分化后，殷宅重新装修，全都换上了这种装修材料。这种材料一般用于隔离所、管制局，只有政府单位才能使用，殷家也是找了些门路才弄来了这些材料。

姬发是Beta，本就不会受信息素影响，为什么要想法设法批来了调令，又大费周章地敲了原本的墙壁换上新材料呢？殷郊没有问，姬发也没有说，下次来姬发家里玩的时候殷郊掏出一张卡给姬发，姬发不明所以，接过来一看，竟然是殷家的门禁卡。

殷郊说，以后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家就什么时候来。他又说，你不要和小焕阿顺说啊，他俩都没有，到时候他们生我的气我还要哄。

也不是只有姜文焕和鄂顺没有，本就只有殷寿、姜槐和殷郊有殷家的门禁卡。殷寿生性多疑又小心谨慎，Alpha圈占地盘的天性也使他不能容忍外人随意进入自己的领地。就连殷启殷乙也要提前知会，殷寿才会放行，现下完全作为外人的姬发竟拥有了一张殷家门禁卡。

“殷先生和姜女士知道吗？”姬发问。

父亲不同意，我和妈咪磨了好久，妈咪答应了。不要紧，我家的事，三个人里有两个人同意，那就成了。殷郊笑嘻嘻地说，我妈咪让你要常来。

哦，哦，谢谢伯母。姬发晕乎乎的，即便姜槐在殷郊口中是会在睡前给他倒温牛奶的妈咪，但姬发听家中长辈说起过姜槐年轻时的事情。殷寿和姜槐，起初是商业联姻，甚至两人都是Alpha，分明是殷家长辈乱点婚，可是两人相安无事地共度几十年，还有了殷郊这个孩子。

殷家人，骨子里流的血都是一样的，霸道，侵略，自私。姜槐和殷寿不是一路人，却殊途同归。父亲说到这里，没有说下去，但姬发明白他的意思：殷郊也是这样的人。殷寿和姜槐的孩子，性格必定是和他们二人都极为相似的，Alpha的性征会再度放大这样的特性。

但是，殷郊给他们门禁卡，是不是就说明，殷郊愿意把他的地盘分出来一块给他呢？姬发想，就像殷先生和姜女士一样，甘愿为彼此忍让一二呢？

“姬发——”殷郊听了姬发的话，回去坐着了。他只能看见姬发的背影，姬发仍在岛台前慢慢悠悠给桃子削皮，他又忍不住去催：“你快来——”

好难受。姬发为什么还不来，就让他这样独自等待着？殷郊情绪渐渐暴躁起来，他迫切地想要破坏一些什么，他扫了一眼，桌上放着两个陶土杯子，那是之前姬发和他一同去泥坊做的，不能砸；他将视线放得远了一些，花瓶，也不可以，这是姬发挑选了好久的。环顾四周，殷郊竟没找到什么可以破坏的，他忍着脾气，又有些委屈起来：姬发到底为什么不管他？

“吃桃子。”姬发把盘子放下，微微挑眉，示意殷郊张嘴，随即姬发便把那块桃子贴到殷郊唇边，殷郊张嘴，咬住桃子，也咬住姬发的手指。

姬发眼神微暗，纵着殷郊咬他，殷郊咬得并不用力，尽管这样也怕姬发疼，轻咬一下又小心翼翼地舔舐，仰着头看他，眼神中带着殷郊本人都不知晓的讨好。

“没关系。”姬发说。

姬发在那一瞬听见了钥匙在锁孔中咔嚓转动，锁链随之当啷落地的声音。野兽挣脱牢笼，Alpha不再压抑自己的本能，向猎物伸出獠牙。但是无妨，解开捕猎者禁锢的就是猎物本身。

透明的桃汁顺着殷郊的唇蜿蜒至下颌，或许不止是桃汁，还混着些许唾液。姬发不欲再把手指放在殷郊口腔中搅弄，他的手指退了出来，转而去勾殷郊的下巴：“都流出来了。我帮你擦掉。”

殷郊不满姬发这样俯视着看他，他不喜欢处于被支配的位置，把猎物按在身下他才安心。他抓着姬发的衣领，把姬发拉了下来，又跨坐在姬发身上，低头去亲姬发。姬发并不反抗，由着殷郊在他唇上又亲又咬，却不肯张嘴，殷郊急了，狠狠咬了一下，姬发装模作样哎呀一声，殷郊的舌便趁机探进来，同他的勾在一起。

姬发一手揽着殷郊的腰，另一只手顺着殷郊的脸摸到他的脖颈，又慢慢向后，去摸殷郊的腺体。Alpha的腺体不如Omega的敏感，却也不是可以随意触摸的地方。那一小块凸起正微微发烫，姬发轻轻摩挲着。因为学习弓箭，他的手指上有茧，殷郊受不了这般刺激，软了腰趴在他身上，低声说：“别、别摸了。”

“不舒服吗？”姬发问，手上动作并未停下。殷郊哼哼唧唧：“挺、挺舒服的。”

“那为什么不能摸？”姬发一脸天真，“舒服不好吗？”

殷郊不说话了，姬发还在摸，他闷哼一声：“你、你真的别再摸了。”

姬发仍用他那双天真单纯的眼睛看着殷郊，殷郊不好意思：“你再摸我就要……”

见姬发还是不明白他的意思，殷郊心一横：“我就要射出来了。”

“这样。”姬发很有礼貌地道歉，“我不知道，对不起。”

“没事。”殷郊红着脸建议，“我们再亲几下，好吗？”

“好。”

殷郊很喜欢亲吻，他从姬发的唇一直亲到锁骨，又情不自禁地去咬。Alpha在易感期的破坏欲望是无法控制的，他们想要去吞噬，想把自己的利齿刺入猎物的咽喉，想要标记，想要宣告主权。姬发腾出手去解殷郊的衬衫，殷郊今天有一个学术会议要开才穿得这般正式，平时他都只穿T恤，那样脱起来更方便一点。不过也不要紧，姬发很享受这种感觉，一粒粒解开殷郊的纽扣就像是在拆礼物的丝带，他很喜欢。

殷郊的衬衫被他扔到了地上，姬发又伸手去摸殷郊的皮带。但殷郊又不满意了。凭什么他

没有衣服可穿，姬发却还穿戴得整整齐齐呢？姬发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安抚道：“我马上脱。”

他坐起来，单手脱了卫衣。殷郊其实对情爱之事不太明白，会做的也就仅限于亲亲舔舔，占主导的还是姬发。姬发耐心地半跪在沙发前，帮殷郊将裤子脱了下来。他低着头，后颈便落在殷郊眼中，殷郊舔了舔唇，正欲俯身去咬，姬发却张嘴含住他的性器，殷郊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了——他一切情爱相关的技巧都来自于姬发，可是姬发先前没教过他这个啊？他伸手去推姬发，但是太舒服了，他便推得也不是很真心，只是轻轻推两下。

他那点小心思瞒不过姬发，姬发停下，抬头看他，轻笑两声：“怎么，不舒服吗？不舒服我就不做了。”

姬发笑得促狭，殷郊倒也没有蠢到看不出姬发是在装傻，他羞恼不已：“你刚刚也是在装傻是不是？”

他是指姬发方才抚摸他腺体的事，姬发又将他的性器吞了进去，含含糊糊地回答，舌头滑过柱身，殷郊面色潮红，在似潮水般涌来的欲念中勉强找到了求生的浮板，尚存的几分理智告诉他，姬发说嗯，我不知道你这么敏感呀。

这样调情却是有些超出兄弟情谊，殷郊想，但是他和姬发做的早就超出兄弟情谊了。如果说谁是让这份友谊越界的罪魁祸首，那他们便是共犯，实在分不出主犯和从犯。

他又想去咬姬发的腺体了，可是他手脚发软，除了享受姬发给他带来的欢愉，已经无法分神做其他事情了。他只好用手去摸姬发的后颈，那里是平滑的，并没有凸起，姬发是Beta，没有腺体，这一认知再次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

姬发却猛地起身，将他压在了沙发上。殷郊睁大了眼，发现姬发在生气。姬发生气时上唇会微微撅起，这并不难发现，但要知道姬发为什么生气就有点难了。怎么了？难道是因为姬发给他口交，他却没有回馈姬发，姬发觉得不平衡吗？

但他并不是不愿意为姬发做呀。殷郊想要起来，姬发更用力地按着他的肩膀，不让他起身。殷郊这下茫然了，他有点想说姬发我们现在不是该吵架的时候，毕竟你和我都勃起着，有什么事可以待会再说。

然而殷郊只是想想，他说出口姬发肯定会更加生气，于是他默默想着要怎么说才行，胸口一疼，姬发咬住了他的乳头。还没等到他喊疼，姬发又含着那块肌肤舔舐起来，殷郊再次分不出闲暇想别的事情了，他伸手揽住姬发的肩膀，姬发仍埋在他的胸口，右手不往揉捏他的胸乳，殷郊爽得呜咽。

“唔……亲一下。”

姬发不理睬，他将殷郊翻过去，从背后抱着殷郊，右手将他的乳头揉捏得都红肿，左手又去抚慰殷郊的性器，快感累积到殷郊无法承受的程度，殷郊想要抓住姬发的手，不让他再作恶，可是姬发又开始亲吻殷郊的腺体，将那一块凸起含进口中轻轻舔弄。殷郊不知怎的联想起方才姬发为他低头为他口交的模样，腺体、乳头和性器，三个敏感处被姬发同时玩弄，就在此时，姬发狠狠咬了他的腺体，他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在姬发掌心射出一片白浊。

姬发俯在他耳边说：“喜欢吗？”

呼吸是温热的，殷郊缩了缩，刚高潮完的身体还敏感着，姬发若再多说几句话，他怕是能立即勃起。但他今天有点不想和姬发做了，弯身去捡地上的裤子，姬发将他拉回来，沉声道：“你易感期才刚开始，你要去哪里？总不是要找Omega吧？”

Alpha易感期时暴躁、易怒，主因是信息素分泌失控，而Omega的信息素可以平衡这种失控，Alpha本能地会对Omega产生一种强烈的渴求。殷郊长期抑制自己的信息素，仅仅通过

临时标记这种浅而又浅的碰触是无法度过易感期的，简而言之，他一定要完成性行为。但殷郊并不想只是因为易感期就随意与Omega发生关系，加之殷家人与生俱来的特性：多疑、警惕，殷郊无法安心在易感期这样私密的时刻与外人接触，他也无法忍受外人进入他的领地。

Alpha在易感期时会圈占领地，无论身处何处，Alpha都会下意识地释放信息素迅速宣告领地主权，不能接受其他信息素的入侵。殷家基因将Alpha的自私霸道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，寻常Alpha尚能接受Omega的进入，而殷郊将Omega也划分在入侵者范畴。没有腺体，也不会释放信息素的姬发顺理成章成为了殷郊的易感期搭档，自殷郊开始有易感期周期后他们便一起度过，这还是殷郊第一次做到中途要走人。

“不准走。”姬发拉着殷郊，殷郊一时也挣脱不开。姬发的身体数值太过优秀，光从身体分析报告上甚至看不出他是一个Beta，但殷郊也是S级，他们这般拉扯，最终谁胜谁负也难以判断。姬发想到这里，立即软了声：“你为什么要走？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。”

“你刚才不亲我。”殷郊锐利地指出姬发的第一个错误，姬发点头认错：“现在亲可以吗？”

“可……唔。”殷郊想我还没说完，算了，说不说都一样。姬发的性器抵在他腿间，他摸了两下，姬发的呼吸便急促起来。其实这个他也还算擅长，毕竟做的次数并不少，他知道怎么做姬发会舒服。不料姬发按着他的腰，在他腿间抽插起来，又触及了殷郊的知识盲区。

今天姬发的花样怎么这般多，还是他先前都没做过的？殷郊莫名有一种被插入的感觉，姬发的性器有时会碰到他的，他也渐渐情难自耐，再次勃起起来。他将头埋在姬发脖颈之前，嗅着姬发的味道，便觉得失控的信息素安定了许多，可是又陷入了失控的情潮，意识也混乱起来。Alpha的本能驱使他去探寻姬发后颈的腺体，他如小狗一般蹭着姬发的脖颈，又去咬那一片光滑、并没有凸起的皮肤。没有找到腺体，殷郊有些困惑，姬发半是无奈地伸手将殷郊的下巴拧过来：“我没有腺体，乖，别找了。”

殷郊在动情时总是下意识地想咬他的腺体，现在是，刚才也是。姬发这时便总是有点愠怒，殷郊分明知道他是Beta，没有腺体，也无法标记，为什么还要找他的腺体在哪里呢？是将他认成了其他人，又或者说，在这里的哪怕不是姬发，是任何一个其他人也可以吗？姬发不仅恼怒殷郊，也恼怒自己，为何他不是Omega呢？倘若他是Omega，便可以招摇着顶着殷郊的信息素出门，告诉所有人殷郊是他的所有物，或者他是殷郊的所有物，都可以，无所谓，姬发只是想宣誓主权，而谁是主人并不重要。

是Alpha也好，Omega也好，总比连殷郊的信息素都闻不到的Beta要好，总比无法标记也无法被标记的Beta要好。

殷郊究竟还知不知道现在在和他做这些事情的人是谁？并不是可以被标记的Omega，而是连腺体都没有的Beta。

姬发不免恶劣起来，他知道殷郊快到了，却故意按住孔口不让殷郊泄出来：“喊两声听听。”

殷郊不知道姬发为何又这样了，每次总有这么一遭，他也习惯了：“姬发，唔……”姬发去捏他的乳头，殷郊便难以自抑地哼唧得更大声：“姬发……嗯……”他的呻吟已经快无法顺利连字成词，可是姬发仍然不松手，殷郊只好说：“哥哥，求……求你。”

沙发被两人弄得脏乱，姬发好好给殷郊穿上睡袍，殷郊倚在沙发靠背上，姬发勤勤恳恳地拖地。殷郊冷笑一声，姬发便心虚地问他：“渴了吗？我给你倒水喝。”

姬发现下这般低眉顺眼，然而他的易感期还没结束，姬发迟早故态复萌。殷郊一直不明白，姬发平时看着也很正常，照顾人也很体贴，为何一到床事上便仿佛激发第二人格，一定要逼得他哭泣求饶才肯罢休呢？问题出在哪里？

殷郊正思考着，导师打电话过来，小郊，有一份领导签字的文件是不是在你那里？你现在有空吗？殷郊嗯嗯说是，挂了电话，姬发已经一脸期待地看着他：“我送过去？你在家等我。”

殷郊说这不能给你将功赎罪，姬发说我可没有这么想。他从殷郊包里拿出文件，走到门口了又依依不舍地回头：“真的不能吗？从我家到学校开车都要二十分钟。”

“你赶紧走！”

姬发匆匆跑进殷郊他们组的实验室，他进门，屋内的姜老师和崇应彪便齐齐后退一步。崇应彪捏着鼻子说姬发是你疯了还是殷郊疯了，你身上沾着这么浓的信息素也敢随便出门，你还有没有公德心？

姜子牙也尴尬笑笑：啊年轻人，挺有活力。

崇应彪阴阳怪气：姜老师的话用不用我给你翻译一下？

姬发急着回家，很难得的没有与崇应彪呛声，把文件给了姜子牙便走了。他到家时殷郊又打开电视在看小马宝莉了，桌上那盘桃子被他吃得三分之一，他招手让姬发过来，展示剩下的那三分之一桃子：我给你留的！

“我身上的味道好闻吗？”姬发说。

“好闻啊。”殷郊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“哦，你是说.....没办法，Alpha的本能。”

Alpha总是想要标记自己的所有物，打上自己的标签，通过信息素来宣告闲人勿近。他明知姬发没有腺体，情动时却还是下意识会去寻找姬发的腺体也是因为这个，Alpha的占有本能驱使着他宣告主权，想法设法给姬发打上标签和警告，这是我的，不准靠近。平时他可以控制，易感期信息素失控时却控制不了，他迫不及待地将自己的信息素沾染到姬发身上，把姬发圈进自己的领地。

但姬发是Beta，信息素并不会在他身上留存太久，先前殷郊易感期时姬发也不会出门，待到殷郊易感期结束了，姬发身上的信息素便也散得差不多了。这次姬发中途出门，殷郊才想起来这件事。

“你不喜欢，我下次不这样做了。”骗你的，我下次还这样做。殷郊想。

“喜欢的。”姬发说，“很喜欢。”

“你这周末要来我家。”殷郊突然想起，“父亲和妈咪都想见你。”

“伯父伯母都要见我？”

“其实我说不用的，之前也见过很多次了。”殷郊说，“可是父亲说，正式的见面还是要有。”

“啊.....啊？！”姬发有点晕乎乎，“等一下。”

“我觉得也有道理，毕竟我们都交往三年了，家长也是时候该正式见面了.....姬发！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啊？！”

外界常说，Omega过敏是殷家的Alpha与生俱来的基因病。殷乙是Beta，并不知晓所谓的基

因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也不想分给小儿子过多的关心，大手一挥便点了殷寿和姜槐联姻。他想姜槐是Alpha，殷寿总不会过敏了吧，对这桩婚事颇为满意。然而准确来说，殷家Alpha是对所有侵入自我领地的外来信息素抗拒、甚至发起攻击。到了殷郊这里，许是殷寿的教育加之殷家的基因，殷郊抗拒得更加明显，就连Beta也无法忍耐。他从小玩伴便不多，只和表兄弟鄂顺姜文焕走得近些，上了学之后朋友渐渐多起来，然而也不算真正亲近。

直到那天，殷郊领着姬发回来，向殷寿和姜槐介绍这是他的好朋友，又带着姬发回了他的房间。殷寿说那孩子只是一个Beta，姜槐平静地说，我不想让郊郊同我们这样受苦，Beta也很好。

殷寿被姜槐的软钉子刺了一下，冷哼一声。

又过了几年，殷郊兴冲冲地回来，说要给姬发一张殷家门禁卡。殷寿说你当我们家是什么地方，他姓姬还是姓殷？

不姓殷便不能进来的话，我同母亲改姓姜就是了。殷郊很少与殷寿顶嘴，殷寿一时气极：你，我，还有姜槐，我们三个人是一家人，姬发算什么？

殷寿上楼了，姜槐按住了要追上去的殷郊。她看着殷郊，温和地问：你决定好了吗？

我决定好了。殷郊回答。

那我同意了。姜槐拍拍殷郊，现在有两个人同意了。

妈咪！殷郊眼睛亮晶晶：我爱你！

你去吃饭吧，姜槐失笑，我上楼叫你父亲。

姜槐上楼，殷寿站在主卧的阳台上，背对着她。殷寿知道她来了，仍不转身，殷寿在无声表达自己的态度。

你问我，姬发算什么？姜槐说，姬发与殷郊就如同我与你。

殷寿动了动，但没有转身。

姜槐叹气，好吧，殷寿，就像你爱我，我也爱你，所以我们甘愿把自己的领地分享给另一个人。

.....他想做什么，就去做吧。殷寿说，我管不了他了。

End Notes

对是的你们没看错，几年过去了包括本文我们发郊也没有上本垒，很纯爱呵呵呵呵呵！

夹了一点点商王和姜王后：）在没有王位要继承的现代法治社会，也许感情会还不错的一对;;;不是一路人，又殊途同归，一点点我对商王和姜王后的看法。

姜王后原型是鬼方首领鬼侯之女，媿姓，通媿，擅自改了一个偏旁变成槐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